

信心銘／禪解（下）

釋達觀 著



目 錄

第七章 離幻卽覺	3
第八章 眞如現前	7
第九章 斷疑生信	10
第十章 不二法門	13

第七章 離幻卽覺

智者無爲，愚人自縛。法無異法，妄自愛著。將心用心，豈非大錯。迷生寂亂，悟無好惡。一切二邊，良由斟酌。夢幻空華，何勞把捉。得失是非，一時放卻。眼若不睡，諸夢自除。

智者了知，無有一法可爲；愚人不悉，自受其法所縛。法無不同，是妄心自起貪愛執著。想要將心用於止妄心，豈不是大錯特錯，只因迷時有寂有亂，悟時無好無惡，一切相對的概念，皆由妄心生起分別。

諸法因緣生滅，如夢裡幻境、空中生花一般，故經云：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」既是虛妄，何必勞神把捉？此時無得無失，無是無非，徹底放下，不就當下覺醒，諸夢自除嗎？故經云：「知幻卽離，離幻卽覺。」

智者無爲，愚人自縛。法無異法，妄自愛著。

正覺的智者，了知自心是佛，故善護其心，無爲生活；但愚昧的迷人，卻不知自心是佛，故向外求法，以法束縛自身，故言：「智者無爲，愚人自縛。」

心法無異於萬法，一切萬法不離心法，迷人妄起分別，各自貪愛執著所修的法門。不是自讚毀他，就是比較高下；不是頓漸之別，就是大小之分。孰不知？諸法平等，法無高下，一切諸法，不離自心，故言：「法無異法，妄自愛著。」

慧南禪師開示眾僧說：「說妙談玄，乃太平之奸賊；行棒行喝，爲亂世之英雄。英雄奸賊，棒喝玄妙，皆爲多餘之物，我門下總用不著。」自心不可言說，何須說妙談玄；自心本來存在，何用棒喝之事。不去解悟而多學他法，徒增分別愛著，反障自心。

將心用心，豈非大錯。

放任自家寶藏不管，四處尋尋覓覓，看看哪個真、哪個假？哪個是、哪個非？妄想於心外找到自家珍寶，這豈不是將心找心，騎驢找驢的大錯嗎？故說：「將心用心，豈非大錯。」

行秀禪師跟弟子說一則故事：「有一人，騎著驢子於路上遇到一群和尚，此人便問：『師父們，要去哪裡？』和尚們說：『去道場。』騎驢的人又問：『何處不是道場？』其中有一和尚聽了不悅，便反問：『您既知處處是道場，那爲何在道場騎驢而不下來呢？』此人無言以答。」行秀禪師接著說：「騎驢的人有頭無尾，能做不能當。而和尚也前言不對後語，既知舉足下足都是道場，那爲何不悟騎驢跨馬都是作佛呢？」

清遠禪師說：「學禪只有兩種毛病，一者騎驢找驢，二者騎驢不肯下。騎驢找驢，豈非大錯？我對你們說：不要找！伶俐人當下就能知道，除掉找驢子的毛病，狂心就可平息。既見到驢子，騎驢不肯下，此病最難醫；我再對你們說：不要騎！您就是驢，整個大地是個驢，您怎麼騎？您如果騎，肯定毛病不能

除；如果不騎，十方世界空曠曠。把兩種毛病一齊去掉，心裡沒事，名爲道人。」

禪師所謂的「驢」，是指我們的自心。凡夫不知自心是佛，錯認四大爲身，五蘊爲我，「不找驢」，故生死輪迴，永無出頭之日。

相反的，學禪之人，想要一心悟道，反而轉急轉遲，被法所縛。不論是向外找，或是向內覓，都是「騎驢找驢」，故禪師要行者“不要找”。因自心便是，何用再找！那爲何不見？因狂心不息。妄心止息，此驢不就出現了嗎？

見到自心，若執著於它，卽同「騎驢不肯下」，不就死守空寂，又如何能應用無礙，來去自如呢？故禪師要行者“不要騎”。一切山河大地，何處不是清淨法身呢？

智者明白此理，無爲無求，本來具足，一切現成。何要有法，自縛其心呢？

迷生寂亂，悟無好惡。一切二邊，良有斟酌。

「迷生寂亂，悟無好惡。」，心迷則生，寂靜動亂，分別是迷，迷上加迷，寂靜生好，動亂起惡；悟後無別，寂亂兩者，本無分別，覺時迷除，無好無惡，無寂無亂。

「一切二邊，良有斟酌。」寂亂好惡，取捨憎愛，空有虛實，迷悟凡聖…，一切對待，皆是二邊，妄想分別，思量斟酌。人生苦樂，生命斷常，迷時苦樂，悟後自靜，不覺常斷，覺後安然。

有五百梵志請問：「我們聞佛說法甚深，無人能及，故來請問，唯願說之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」佛爲大徹大悟之人，宇宙人生的事理，無不通達，故能說出無盡的妙法。

問曰：「天下爲有爲無？」答曰：「亦有亦無。」梵志曰：「如今有者，云何言無？如今無者，云何言有？」答曰：「生者言有，死者言無，故說或有或無。」佛說法不落兩邊。

問曰：「人從何生？」答曰：「人吃五穀而生。」問曰：「五穀從何而生？」答曰：「五穀從四大地、水、火、風而生。」問曰：「四大從何而生？」答曰：「四大從空而生。」問曰：「空從何生？」答曰：「從無所有生。」問曰：「無所有從何而生？」答曰：「從自然生。」問曰：「自然從何而生？」答曰：「從涅槃而生。」問曰：「涅槃從何而生？」佛曰：「您今問事，何以一直追問？涅槃是超越生死。」迷時有生死涅槃的分別，悟後本無生死涅槃之事。

問曰：「佛達涅槃否？」答曰：「我未涅槃。」佛證得涅槃，心不存涅槃之果，故言「我未涅槃。」

問曰：「若未涅槃，云何得知涅槃常樂？」佛言：「我今問您，天下眾生爲苦爲樂？」答曰：「眾生甚苦。」佛言：「云何名苦？」答曰：「我見眾生死

時，苦痛難忍，故知死苦。」佛言：「您今不死，亦知死苦；我見十方諸佛不生不死，故知涅槃常樂。」梵志心開意解，悟須陀洹果。

凡夫之心，不斷創造分別、對立，當覺者為眾生解答之後，眾生定會再想出另一個對立，永遠對立不斷，妄心不止，故煩惱不息，塵勞不停，這就是眾生的心。

夢幻空華，何勞把捉。

「夢幻空華，何勞把捉。」夢幻不實，虛空無花，何勞心力，把捉不放。迷時當真，處心積慮，百般思索，千般計較。悟時知幻，隨順因緣，自然無為，何所憂慮。

宣鑑禪師，臨終告誡：「撫摸虛空，追逐幻響，只是勞汝心神；夢醒知妄，究竟有什麼事？」言訖，安詳坐化而走。李白詩言：「處世若大夢，胡為勞其生。」便是此意。

佛典有云：「南柯一夢屬黃梁，一夢黃梁飯未嘗」。其故事為：有秀才進京趕考，長途跋涉，終抵達京城，便投宿於一家客棧，請店小二為他準備一碗黃梁充飢。等待其間，秀才心想：「我此應考，是否理想？是中狀元，還是探花？若是名落孫山，豈不無顏見父老？」想著想著，不知不覺趴在桌上睡著。

於是作夢，夢見自己入京趕考，中了狀元！去禮謝考官，考官將女兒許配於他。經歷結婚、生子、升遷……，一生順利，直到八十歲壽誕之日，家人、親戚、好友、同僚都來為他祝壽，正在享受天倫之樂時，忽然聽到有人叫喚。驚醒之後，原是店小二端碗黃梁來，叫道：「客官，黃梁剛煮熟，趁熱吃吧！」他望著這碗熱騰騰的黃梁，才發現原來是一場夢。

迷時如夢，悟時知夢。迷人取順捨逆，孰不知順境是夢，逆境亦夢；覺者不取不捨，了知一切境界，如夢幻泡影，故境無順逆。

得失是非，一時放卻。眼若不睡，諸夢自除。

「得失是非，一時放卻。」既知夢幻虛花，豈有得失之心，是非之境。若能一時覺醒，徹底放下，不就親見本性嗎？

僧人問：「什麼是道？」善會禪師說：「陽光滿眼，萬里長空不掛一片雲。」再問：「怎樣才能領悟？」禪師說：「清淨之水，游魚自迷。」

滿眼望去，何處不是自性所現的大道。道體性空，一塵不染，故答：「萬里長空，不掛一片雲。」僧人自迷，故問：「如何領悟？」道不離人，人自離；心不失己，己自失。如魚在水中，還問哪有水？故禪師說：「清淨之水，游魚自迷。」清淨之心，眾生自迷。

「眼若不睡，諸夢自除。」不睡，即是不迷；不迷，則諸夢自除。迷的人，不知浮生若夢，還在夢中分別計較；覺醒的人，不再迷惑，知凡所有相暫時假有。

僧問：「如何覺悟？」禪師答：「因為無迷。」再問：「為何無迷？」禪師答：「因為無悟。」迷悟是對待，只要離開兩者，就能徹底的覺醒。

一日，有陳、王、李三位大德參訪，陳居士問：「如何修行？」禪師答：「夢醒就好。」王居士問：「如何悟道？」禪師再答：「夢醒就好。」李居士：「如何夢醒？」禪師依舊答：「夢醒就好。」

迷時作夢，夢中有是非善惡、有憂悲苦惱、有生死涅槃、有煩惱菩提……夢醒之後，原來是夢，當下頓除一切罣礙。沒有一個問題，無須給予答案；沒有一個生死，無須有個解脫。

第八章 真如現前

心若不異，萬法一如。一如體玄，兀爾忘緣。萬法齊觀，歸復自然。泯其所以，不可方比。止動無動，動止無止。兩既不成，一何有爾。究竟窮極，不存軌則。

心若不起二心，不就萬法一如，契入真如本體，渾然忘了塵緣。萬法平等觀照，一切歸復自然，泯除所有分別、對待的知見，真如就能清楚的現前，此境界是不可比喻的。

止息妄動的心已無，妄動止息的心亦亡，動靜二心既不成立，那一心何來所有？究竟窮極之處，自性空體不存一絲絲軌則。

心若不異，萬法一如。

「心若不異，萬法一如。」只要心不再妄想分別，一切萬法所形成的現象，皆是平等無別。真心似鏡，如實照應萬物；真心像日，如實照耀大地。

梵琦禪師開示：「您們別妄想！起心動念是妄想，清心息念是妄想，成佛作祖是妄想。學禪之人往往用妄想來滅妄想，這樣永遠沒完沒了；縱把言教弄明白，好比珠子滾在盤裡，我敢擔保此人，還未跳出三界，塞在胸裡的茅草，誰人給他消除？假如能夠消除，就叫解脫，其實並沒有一切可解脫的。」

修行之人，只不過是「止息妄想」而已。若是還有其他想法，那是妄上加妄，頭上安頭，實際上無所謂束縛和解脫呀！

宗杲禪師問僧人：「道不用修，只是不要污染。何謂是不要污染的道？」僧人答：「我不敢說。」禪師問：「爲何不敢說？」僧人答：「恐怕污染。」禪師高聲叫道：「修行人，拿畚箕掃把來！」僧人不解，宗杲禪師就把他攆了出去。

道心本有，故不用修；道無染淨，心迷爲染。禪師問：「何謂不染的道？」僧人答：「我不敢說。」言說即是污染，僧人不知。禪師逼問，僧人答：「恐怕污染。」反而污染越深，若無掃除，必是枷鎖。僧人不解，故禪師婆心，用打啟悟。

一如體玄，兀爾忘緣。萬法齊觀，歸復自然。

「一如體玄，兀爾忘緣。」悟真如本體之玄妙，此時也渾然忘記自身的存在。沒有悟道的境，也無悟道的人，更無悟道的事，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畢竟了不可得。

「萬法齊觀，歸復自然。」真心一如不二，觀照萬法平等，天地同根，萬物同體，一切本是緣起自然運作。

一日，文偃禪師問其弟子：「十五日，月圓以前如何，我先不問你們；我只問十五日，月圓以後，請以一句話說明？」弟子們聽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文偃禪

師便接著說：「日日是好日。」法無高下，日無好壞，晴耕工作，雨讀進修，日日如是，年年如此。

修行有五種過程：

一者、我在覓道：初修行的人，遍尋善知識，處處訪明師，只為明大道。僧問：「如何悟道？」禪師答：「您就是道。」

二者、我已得道：當已悟道後，常常讚歎它，時時不離它，為人說大道。僧問：「悟道之後該如何？」禪師答：「悟道者是誰？」

三者、得道忘我：我已融入道，何處不是道，大道即一切，無我有諸法。莊子說：「筌者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筌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」意思為，魚籠是用來捕魚，捕到魚便忘了籠；兔網是用來捉兔，捉到兔便忘了網；語言是用來表達心意，明白心意便忘了語言。比喻悟道之後，忘了自身。

四者、無道無我：無心亦無境，無我亦無人，無人亦無道，一切究竟空。盤山寶積禪師將要圓寂之前，便問弟子們說：「誰能替我作一幅畫像？」眾人聞言後，便一一呈上師父的畫像來，但都挨打。只有弟子普化說，可以描繪出師父最佳神韻。禪師聽了便說：「那就拿來看吧！」這時普化突然翻了一個筋斗，便走了出去！寶積禪師見了，讚歎說：「這傢伙！從今就如此教化眾生了。」能畫出來的像，就非真相，故普化一翻表達此義。

五者、有我有道：我心生大道，大道即我心，我道本一體，理事皆無礙。有一居士問：「有天堂、地獄否？」智藏禪師答：「有。」再問：「有佛、法、僧三寶否？」禪師答：「有。」不論問他什麼，禪師盡說有。緣起事相，故說有。

居士說：「和尚您是否講錯了？」禪師問：「您會見過高僧嗎？」答：「曾參徑山和尚。」禪師問：「徑山向您說什麼？」答：「他說一切皆是虛無的。」性空理體，故說無。

禪師問居士：「您有妻否？」答「有。」禪師問：「徑山和尚有妻否？」答：「沒有。」禪師說：「那徑山和尚說無，即對了。」居士禮謝而去。問事相說有，問理體說無，從事相悟理體，從理體顯事相，故說無說有，兩者皆是。

泯其所以，不可方比。

「泯其所以，不可方比。」當您泯除所有的分別、對待，而體悟到超越相對的真理時，此悟境是不可以用言語、文字、譬喻來形容它的。

天童正覺禪師開示：「今日是釋迦佛誕辰，長蘆禪師不解說禪，與諸人畫個樣子。佛在摩耶夫人胎時，是什麼樣子？長蘆禪師以拂子畫個圈相。又說：以清淨水浴佛金色身時，又是什麼樣子？復畫此圈相。再說：佛出生時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指天指地，成道說法，神通變化，智慧辯才，四十九年，三百餘會，說青道黃，指東畫西，入涅槃時，又是什麼樣子？亦畫此圈相。」

欲入此圈被圈困，不入此圈不知曉；畫出此圈離道遠，不畫此圈悟道難。實相難以形容，所以禪師以圓圖示人，弟子各自領悟。

止動無動，動止無止。兩既不成，一何有爾。

「止動無動，動止無止。兩既不成，一何有爾。」止息妄動的心已無，妄動止息的心亦亡，止息、妄動兩者既不成立，那麼絕對也非有。因有相對，才有絕對；因有二分，才有一體。既無相對，何有絕對呢？

我們常用腦袋的意識，來分裂所有的事情。當您說：「無爲。」就有人馬上跳出一個概念：「那不是消極嗎？」何謂積極？又何謂消極。請問：「出生，是積極嗎？死亡，是消極嗎？有意，是積極嗎？無意，是消極嗎？吃飯，是積極嗎？排泄，是消極嗎？健康，是積極嗎？生病，是消極嗎？白天，是積極嗎？夜晚，是消極嗎？春天，是積極嗎？秋天，是消極嗎？花開，是積極嗎？花落，是消極嗎？……」

以上所喻，既不是積極，也非消極，又何必創造許多概念的名相，自我矛盾，兩相對立，而自尋煩惱呢？一切皆是順應大道，自然的運作。雖言「自然」之詞，實無「自然」之名，此名相亦是多餘。

究竟窮極，不存軌則。

「究竟窮極，不存軌則。」窮極究竟之理，不存任何軌則概念，因為諸法實相，緣起性空。有也好，無也好，法無定法；此法若定，則非妙法。故六祖大師言：「見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，去來自由，無滯無礙，應用隨作，應語隨答。」

僧人常坦，曾向藥山惟儼禪師求法，因不悟道而離開，後再度回來求教。禪師問：「您是誰啊？」常坦答：「我是常坦。」禪師說：「前也常坦，後也常坦。」常坦言下大悟。

之前不得，之後了得。之前心存軌則，有凡聖、迷悟、修行、悟道、名相、概念……，故不能究竟實相。今除一切知見，故聞師一叫，了然見性。

第九章 斷疑生信

契心平等，所作俱息。狐疑盡淨，正信調直。一切不留，無可記憶。虛明自照，不勞心力。非思量處，識情難測。真如法界，無他無自。

當心契合平等，所有分別、造作全部止息，疑惑殆盡，正信堅固從此不移，過去錯誤的知見一概不留，統統放下；此時心似明鏡，虛明自照，不再勞心費力，而入不可思量處，此境界識情難以測知。在真如的境界裡，一切平等無二無別，沒有別人的對待，也沒有自己的存在。

契心平等，所作俱息。狐疑盡淨，正信調直。

「契心平等，所作俱息。」究竟至極處，便契入真心，眼見一切盡是平等無差，所有的分別造作，全部止息。

五祖弘忍爲神秀開示說：「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萬法無滯，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，如如之心，卽是真實。若如是見，卽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」當心通達時，見萬法無所障礙，真心本是平等清淨，故觀一切境界，如實的呈現。此如實不動之心，卽是真實的自性。

「狐疑盡淨，正信調直。」妄想、分別、執著已除，疑惑殆盡，清淨無餘，從此信佛所說之正法，不再有所偏見。

神會禪師參見惠能大師，六祖問：「您從哪裡來？」神會答：「不從哪裡來。」再問：「您不回去嗎？」神會答：「無處可去。」六祖感嘆說：「您也太茫然了。」神會答：「我還在路上。」

神會禪師疑惑未盡，不知生從何來，死將何去，故六祖大師說：也太糊塗了。因爲神會還在半路上摸索，故還沒到家。

那德山宣鑑就不同了。一晚，德山侍立在其師龍潭崇信禪師旁，因夜深故要德山回房休息，德山告退走出禪房，一會兒又回來說：「外面天黑。」龍潭禪師點了蠟燭給他，德山正要接過來時，龍潭卻把它吹滅。德山頓時領悟！

天黑自然黑，天亮自然亮，想要以燭火的微光，來取代整夜的黑暗，實在了不可得，何不接受現前的一切。迷人常在分別中對立，所以黑暗來時，以光明對之；煩惱來時，以智慧對之。而不明處在黑夜，安住於黑夜；處在白晝，安住於白晝；處在何時，安住於何時；處在何地，安住於何地。

一切不留，無可記憶。

「一切不留，無可記憶。」自性體空的狀態，是一切不執著，如經驗法則、思想觀念、大腦意識、知識學問、邏輯推理等，皆無可記憶保存，從心歸零。若留有一絲毫，便是染著執迷。

有一法師，來參訪齊安禪師。禪師問他講什麼經，答：「華嚴經。」禪師再問《華嚴經》有幾種法界，答：「廣義來說有無量法界，簡單說則有四種。」禪

師便豎起拂塵問：「這是第幾種法界？」法師沈默思量而後欲答，於是齊安禪師向他說：「思索而後知道，考慮而後了解，那是鬼家的活計，如同日下的孤燈，果然失去光照。」

法師講經，常描述真理的樣子，但語言、文字本身並不是真理的原貌，講經的人亦不見真理是什麼？所以常照本宣科，經上提四種法界，他就如數家珍的說出，等到禪師豎起拂塵問：「這是第幾種法界？」他卻啞口無言，不知如何應對，因為經上沒有這個例子。

齊安為法師開示：凡是經過意識思考，邏輯推理，分析說明，皆是大腦的詭計；真心的本質如同太陽，識心卻好比日下的孤燈，這樣微不足道，這樣的渺小，當然失去本來的大用。真理是要自己親證，而非看了經典，就道聽途說。

虛明自照，不勞心力。

「虛明自照，不勞心力。」當心無塵埃，便如同虛空，無所障礙，如同明鏡，照物無餘，不假方便，不勞心力。

有一天，趙州禪師問弟子：「您一日看多少經？」弟子答：「七、八卷，有時十卷。」禪師說：「您不會看經。」弟子反問：「師父一日看多少經？」禪師答：「老僧一日只看一字。」

開卷雖然有益，錯解反而有害。經典是藥，亦是毒；對症下藥，藥到病除，亂用其藥，藥到命除，故不可不慎！三藏十二部佛經，可說千經萬論，不知從何看起；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可入道見性，不知從何下手。

弟子每日看經七、八卷或十卷，精神可嘉，但勞心費力，不知經如手指，而非明月，望眼成穿，總是依文解義，如法達禪師被《法華經》轉一樣。然而趙州禪師一日看一字，此字是「心」；心包太虛，心含法界，心生萬法，心即一切，心即作佛。

《華嚴經》云：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」十方法界，總歸一真法界，誰能識此「一」字，即見十方三世諸佛如來的全貌。

非思量處，識情難測。真如法界，無他無自。

「非思量處，識情難測。」真如體性，非思慮可度量，非有情的凡夫用識心得以測知。

龐蘊居士，參訪馬祖道一禪師，問：「不與萬法為侶者，是何人？」禪師說：「待您一口吸進西江水時，我就告訴您。」龐蘊當下大悟。

我們生活在萬法的境界裡，沒有一個人可離開它而獨自生活，就如魚活在水中，牠不可以離開水一樣。那麼誰可以超越萬法，不被萬法所拘束呢？馬祖說：「一口吸進西江水。」這是脫離意識思量的層面，也破龐蘊想要以識心測度，將不可思議的境界，用此話道出，故言下大悟。當您離開了腦袋，就不再被它所綁，便可契入真心，悠閒自在了！

「真如法界，無他無自。」在真如的境界裡，一切平等無二無別，沒有別人的對待，也沒有自己的存在。沒有凡夫，沒有諸佛；沒有天堂，沒有地獄；沒有誕生，沒有死亡；沒有相對，沒有絕對。泯除所有分別對立，一切平等無礙……。

梁武帝問達摩祖師：「朕卽位已來，造寺寫經，度僧不可勝紀，有何功德？」祖師說：「並無功德。」武帝問：「何以無功德？」祖師說：「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」因果是生滅法，造善因得善果，果報受盡，依舊輪迴三界，不是究竟解脫之道，故說：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」

武帝再問：「如何是真功德？」祖師說：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」清淨的自性，圓滿的智慧，本來空寂，如此的功用，非身外可求；且人人本就具足，因自迷不悟而已。

武帝又問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什麼是最究竟的真理。祖師說：「廓然無聖。」盡虛空，遍法界，沒有一位聖者，沒有一位覺者，沒有一尊佛陀。“真如法界”，本就無二無別，一切眾生平等，無凡夫諸佛之差，故言：「廓然無聖。」

武帝此時，越聽越不懂便說：「對朕者誰？」祖師說：「不識！」既然達摩祖師說，沒有一位聖者，所以梁武帝故意問：我前面不是坐一位聖者嗎？豈知祖師回答：我不認識這個人。這便是“無他無自”，最好的說明。

第十章 不二法門

要急相應，唯言不二。不二皆同，無不包容。十方智者，皆入此宗。宗非促延，一念萬年。無在不在，十方目前。極小同大，忘絕境界。極大同小，不見邊表。有即是無，無即是有。若不如此，必不須守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但能如是，何慮不畢。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。言語道斷，非去來今。

若要速與真如相應，唯有打破一切分別對立，親證萬法皆同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，十方諸佛菩薩，皆入此不二之法。此刻已無時空的觀念，大小的對待，有無的分別，若不是這樣，就可不必執守。

一心即含萬法，萬法歸於一心，但能如是依法修行，何必憂慮道業不成。相信自心，與佛心不二，與一切不二，一心一意，不再有所懷疑，信心堅定直到究竟圓滿的果地。然此實相不可思議，非言語可論議，非意識可思量，已超越所有的概念……。

要急相應，唯言不二。不二皆同，無不包容。

「要急相應，唯言不二。」若要迅速契入，與一真法界相應，唯有打破一切分別對立，即入不二法門。

何謂一真法界？《華嚴經疏鈔》解釋：一，即無二；真，即不妄。交徹融攝，故稱法界。即是諸佛平等法身，從本以來不生不滅，非空非有，離名離相，無內無外，惟一真實，不可思議之境界。

何謂不二法門？超越相對、絕對，一切平等真理之法。入此門，即入佛門；不入此，門外漢也。三世諸佛所說，菩提達摩所傳，六祖大師所悟，歷代祖師大德所承，皆為不二之法。

今舉下例，為諸位說明：

一、佛與眾生，不二。是心作佛，是心作眾生，佛與眾生，本來不二；自心成佛不增，自心眾生不減，自心本無增減；心迷叫眾生，心悟稱作佛，迷悟之心不二；心起貪瞋癡，心生戒定慧，彼此之心不二；無明起煩惱，愚除便菩提，煩惱即菩提。

二、空有兩者，不二。性空，不礙緣起；緣起，不礙性空。性不礙相，體不礙用，理不礙事，無不礙有，空不礙色，迷不礙悟，死不礙生，眾生不礙佛。

所謂：「竹密何妨流水過，山高豈礙白雲飛。」竹密不礙流水，流水不礙竹密，兩者不二；山高不礙白雲，白雲不礙山高，彼此不二。

「不二皆同，無不包容。」諸法無別，皆是等同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，此時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無所不容。

十方智者，皆入此宗。

「十方智者，皆入此宗。」十方諸佛菩薩，皆入此不二法門。《華嚴經》說：「如來真境界，心量等虛空，一切眾生入，其實無所入。」自性無出無入，若有出入即是迷人。

智隍禪師，初參五祖，自謂已得正受，便庵居長坐，積二十年之功。一日，六祖弟子玄策，游方至河朔之地，聞智隍禪師之盛名便去參訪，問：「禪師在此作什麼？」智隍答：「入定。」玄策說：「禪師入定，為有心入呢？還是無心入呢？若無心入者，一切無情草木瓦石，應合得定；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眾生，亦應得定。」自性本定，何有出入。

智隍說：「我正入定時，不見有『有』、『無』之心。」玄策說：「不見有『有』、『無』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」智隍無言以對。如如不動，即是大定；有出有入，即非常定。

過了許久，智隍便問：「大德！您師承何人？」玄策云：「我師即是，曹溪六祖。」智隍問：「六祖以何為禪定？」玄策說：「我師所說，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；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；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；禪性無住，離住禪寂；禪性無生，離生禪想；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」自性本有，體用自如；本無一物，何有出入；本是無心，何有定亂；性體本空，何有住處；性本無生，何有禪想；心如虛空，亦無此念。

智隍聞後，即前來參拜。六祖說：「仁者何來？」智隍具述前緣。六祖開示說：「誠如所言。您但心如虛空，不著空見；應用無礙，動靜無心；凡聖情忘，能所俱泯；性相如如，無不定時也。」智隍於是大悟。自性體空，卻不執空，應用無礙，卻不影響，心無分別，能所雙亡，體用自如，時時常定。

宗非促延，一念萬年。

「宗非促延，一念萬年。」入此不二法門的自性中，已突破時間長短的概念，一念即同萬年，萬年即同一念。

心本無生，何來生滅。心起生滅，故有時間快慢長短的差別，若能領悟無生之理，則一念剎那間，與萬年之久，無二無別。

永嘉玄覺禪師參訪六祖大師，問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」六祖說：「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」玄覺答：「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。」師曰：「如是！如是！」有生即有死，生死即無常，故禪師問此事。六祖明示：何不直接體悟無生之理。玄覺領悟便說：自性空體無生無滅，了悟本來無速無遲。六祖印可，就是如此。

玄覺禮拜之後，一會兒即將告辭，六祖說：「返太速乎？」玄覺答：「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」六再試探說：這樣就走不會太快嗎？玄覺答：自性本無來去，哪有快慢之別呢？

六祖再問：「誰知非動？」玄覺答：「仁者自生分別。」六祖說：「汝甚得無生之意。」玄覺答：「無生豈有意耶？」六祖問：「無意誰當分別？」玄覺

答：「分別亦非意。」師曰：「善哉！少留一宿。」時謂一宿覺，後著證道歌，盛行於世。

玄覺雖已悟了，但六祖慈悲，要讓他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故問：誰知自性不動？若玄覺認爲自己，則仍有我悟道之嫌，因此不正面回答，而說：是六祖啊！六祖讚歎他說：您已悟諸法實相無生無滅之意。玄覺肯定回答：既是無生，哪會有意？六祖最後逼問：若沒有意，那麼誰在分別？玄覺深知「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」故說：能分別本是自性妙用，亦非意識起用。

無在不在，十方目前。

「無在不在，十方目前。」自性沒有障礙，無空間的界線，因此無在此不在彼，在彼不在此之分，十方世界歷歷在眼前。道無所在，無所不在；說它在，卻看不到，說它不在，卻能作用。故說：「無在不在」。

我們心中的分別執著，阻礙了自性的大用，故六根被六塵所染，眼見不明，耳聞不清……，一切盡是障礙重重，若能契入不二之自性，就能六根清淨，見十方世界，猶如在眼前一般。《法華經》在法師功德品中，清楚的說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是法華經，若讀、若誦、若解說、若書寫，……以是功德，莊嚴六根，皆令清淨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父母所生清淨肉眼，見於三千大千世界，內外所有山林河海，下至阿鼻地獄，上至有頂，亦見其中一切眾生，及業因緣，果報生處，悉見悉知。」這便是「十方目前」，最好的證明。

極小同大，妄絕境界。

因緣條件不同，故形成的大小有異，極小的微塵緣生無自性，極大的世界亦是如此，因爲一切法空，原不相礙，只要能「妄絕境界」的障礙，就能明白「極小同大」的不二之義。

唐朝江州刺史李渤，問智常禪師說：「經上云『須彌藏芥子，芥子納須彌。』未免過玄，小小的芥子，怎能容納一座大的須彌山？其見解，是否騙人？」禪師聞後而笑，反問：「人家說您『讀書破萬卷』，可有此事？」李渤得意的答：「正是如此！我豈止讀書萬卷？」禪師再問：「那您讀過的萬卷書，今何在處？」李渤以手指著頭上說：「全在這裡。」禪師說：「怪哉！我看您的頭顱，也只如椰子般大，豈能裝得下萬卷的書？莫非您也騙人？」李渤聞後，恍然大悟。

雖是一心，卻含萬法，能包太虛，故心存萬卷書，哪是問題。常人以識心的知見，認爲「大可包小，小豈容大。」孰不知，法法無礙，以空入空，故楞嚴經云：「於一毛端，現寶王剎，作微塵粒，轉大法輪。」正所謂：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。」

極大同小，不見邊表。

相對的「極大同小，不見邊表。」大到極處，無法見其全貌；小到極小，亦看不到邊表，正所謂：「萬象森羅藏芥子，十方法界攝毫端。」

《維摩經》於不思議品裡記載：「維摩詰現神通力，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，高廣嚴淨，來入維摩詰室。諸菩薩、大弟子、釋、梵、四天王等，昔所未見。其室廣博，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。」

維摩詰居士，將三萬二千眾多的座位，置於一小空間內，正便是「極大同小」的證明。為何能如此？《維摩經疏贊》解釋說：「世俗虛假，勝義本空，迷空假以礙心，大小由隔，悟幻化以通意，何不相容？」

不論是三萬二千座位，還是一小之室，皆是虛假不實，其究竟本空。凡夫迷空假以礙心，故大小不相容；然而法身菩薩，見一切法唯一心緣故，所以心無高下、大小、長短、寬窄、多少、通礙之相，故高大之座不變低小，低小之身不變高大，即身就座，恰恰合適，若能了悟，何不相容呢？

儒家所謂：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密。」小可變大，大可變小，究竟其理，大小等同，無二無別，因為只此一心而已。「極小同大，極大同小」，皆不可思議。可理解的是，從事上來說，「大可包小」，如須彌藏芥子的事；從理上來解，「小可容大」，如芥子納須彌的理。若能明白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，一切無礙，就可圓融諸法了。

有即是無，無即是。

有來自無，無乃能有。老子說：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有指緣起，事相，妙用；無指性空，理體，真空。有無不二，而非不同。緣起的事相，乃從性空而有。

我們舉般若經來說明：

《心經》說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色就是「有」，一切緣起的現象、作用名為色；空就是「無」，自性本空的理體、實相名為空。故色空不二，有無不離，故又言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」

《金剛經》說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若見諸相非相，則是「有」；此有是緣起的假有，暫時而有，並非真有。即見如來，則是「無」；此無是自性的真空，常住不失，真實不變，確是實有。相本虛妄，妄從真生，故言：「有即是無，無即是。」

可真禪師曾參慈明禪師，自負已得禪意，認為天下無人可及。慈明禪師的高足善侍，與可真對談之後，知其未徹悟。一日，同行山中，兩人機鋒交對，善侍拾一片瓦礫，置大石上，說：「您若向這裡下得一句禪機，我便承認你親見慈明禪師之法。」可真左顧右盼，正要說出時。善侍喝斥說：「久久思慮，機鋒停頓，還未徹底擺脫情識妄見，何曾夢見慈明禪意？」可真感到慚愧與震驚。五祖弘忍曾對弟子說：「思量即不中用，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」見性之人，心如明鏡，故能應語隨答，何用思慮。

可真即刻去參見慈明禪師，哭著說：「我被善侍師兄毒氣攻心，心中滯礙難除，故來見和尚。」禪師即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可真答：「無雲生嶺

上，有月落波心。」禪師瞋目喝說：「已頭白齒落，猶作這樣見解，如何脫離生死？」可真驚悚，懇求指示。禪師說：「換您問我。」可真照前面的話反問，慈明禪師大聲的說：「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」可真於言下大悟。

佛法大意，即是不二之法。所以可真說：「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」無雲卻有月，有無不二，雖是言中，但猶存此知見，故被慈明禪師大聲斥喝：「猶作這樣見解，如何脫離生死？」此時情識妄見脫落。再喝一聲：「無雲生嶺上，有月落波心。」可真了了見性。

若不如此，必不須守。

「若不如此，必不須守。」事即是「有」，理即是「無」，天下之事，必有其理，事不礙理，理不礙事，理事不二。若違反此不二之法，則可不必遵循。

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，初參大寂禪師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禪師答：「即心是佛。」法常即大悟，後入山潛修。心佛不二，即心即佛。

有一僧入山採木，迷路至法常禪師庵所，問：「和尚來此山，多久了？」法常說：「只見四周山色，青了又黃。」又問：「出山之路，怎麼走？」法常說：「隨著流水去。」僧回來告訴齊安禪師。齊安遂令僧，去請法常禪師出山。禪師寫了一首偈回：「摧殘枯木倚寒林，幾度逢春不變心；樵客遇之猶不顧，野人那得苦追尋。」法常禪師不願出山。

大寂禪師聞弟子法常住山之事，乃令一僧去問他：「和尚見大寂禪師之後，得了什麼便住此山？」法常答：「師父向我道，即心是佛，我便來此住。」僧人傳話說：「師父近日，所講佛法又有不同。」法常問：「怎麼不同？」僧人答：「近日又道，非心非佛。」法常笑著說：「這老漢喜歡弄人，不知要到幾時？任他道，非心非佛；我只管，即心即佛。」其僧回去稟報，大寂禪師對眾僧讚歎法常：「梅子熟了。」即心即佛是有，非心非佛是無，有能顯無，無能生有，有就是無，無就是有，離此不二，可以不管。

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但能如是，何慮不畢。

《華嚴經》云：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」一本散萬殊，萬殊歸一本。一是心，一切是法，故經云：「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」一是體，一切是用，故六祖大師說：「心量廣大，遍周法界。用即了了分明，應用便知一切。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。」

心生十法界，十界歸一心。《證道歌》云：「一月普現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攝。」黃蘗禪師在其《傳心法要》裡敘述：「問：本既是佛，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？師云：諸佛體圓，更無增減；流入六道，處處皆圓；萬類之中，個個是佛；譬如一團水銀，分散諸處，顆顆皆圓；若不分時，只是一塊；此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；種種形貌，喻如屋舍，捨驢屋入人屋，捨人身至天身，乃至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屋，皆是汝取捨處，所以有別；本源之性，何得有別？」是心作眾生，是心作佛，萬物同源，萬法同宗也。

金華山俱胝和尚，在山上獨自修行。一日，有一名叫實際的比丘尼頭帶斗笠，手持錫杖來此處，繞俱胝和尚禪座三匝便說：「您說得出來，我便摘下斗笠。」俱胝無言以對，這時比丘尼正要告辭，俱胝說：「天色已晚，且留一宿吧！」實際回說：「您說得出，我就住下。」這時俱胝更加茫然。比丘尼離去後，俱胝嘆息：「雖有大丈夫的身形，卻無大丈夫的氣慨。」事後非常感慨！未見性之人，遇境則生迷。

後來，天龍禪師到此，俱胝和尚就把實際比丘尼問話的經過，來請示天龍禪師。禪師豎起了一根指頭開示他，俱胝當下大悟。之後，凡有人向俱胝和尚請益時，他總是伸出一根指頭，學子都能因此有所契入，因此「俱胝一指」，相當有名。一切不離一，一能生一切，握掌爲拳，開掌爲指，拳指本一，妙用不同。

日子久了，俱胝和尚身邊的小沙彌也學會這個手勢。每當師父不在時，有人問法，他也會比出一根指頭回答。俱胝知道此事，一天就問小沙彌說：「如何是佛？」沙彌就以同樣的舉動回應。這時，俱胝立刻揮刀砍斷了他伸出的指頭，那小沙彌痛得大叫。俱胝直接逼問：「什麼是父母未生我本來面目？快說！快說！」沙彌自然反應伸出指頭，一看手上鮮血如注卻不見手指，當下恍然大悟。萬法雖歸一，執一卽是乖，一指今不在，本來面目現。

「但能如是，何慮不畢。」我們但能如是了悟“一卽一切，一切卽一。”又能如實依法修行，則何必憂慮，道業不成呢？

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。言語道斷，非去來今。

「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。」相信自心，與佛心不二、與一切不二。一心一意，不再二心，不再懷疑，信心從此堅定不移，不夾雜、不間斷、不退轉，一門深入，直到究竟圓滿的佛道。

六祖大師說：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；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相信自己，具有菩提自性；其心若能不二，卽得一心，一心不亂，還回本來之清淨；但用此不二之心，直了成佛。

「言語道斷，非去來今。」卽是龍樹菩薩所云：「第一義者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」如此究竟之地，非言語可形容，非意識可思量，此無上菩提，已超越一切時空的概念，無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十方三世，皆在目前，故《金剛經》云：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

大珠和尚在其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裡敘述：「問：經云：『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』其義如何？答：以言顯義，得義言絕，義卽是空，空卽是道，道卽是絕言，故云言語道斷。心行處滅，謂得義實際，更不起觀，不起觀故，卽是無生；以無生故，卽一切色性空，色性空故，卽萬緣俱絕，萬緣俱絕者，卽是心行處滅。」

語言、文字是爲顯其真義，故《開經偈》云：「我今見聞得受持」，是指語言、文字；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便是佛之真義。其義究竟空寂，大道本是如

此，無聲無息，法爾如是，故說：言語道斷。既明真實之義，心何用造作起觀行，此為無生法忍；此時能所盡泯，色空皆如，自然絕諸萬緣，心行處滅了。

《維摩經》中有個究竟不二之法的公案：

當三十一位菩薩各各說了不二之法後，便請問文殊菩薩：「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文殊菩薩答：「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無言、無說、無示、無識，離諸問答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
凡透過語言說明，動作表示，識心理解，問答酬對，皆無法契入不二法門。故須離此一切，方能入此門。

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大士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！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此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。文殊師利讚歎說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、語言，是真不二法門。」

離一切相，默然無言，其理極致，無以形容，故文殊菩薩讚歎維摩詰說：「是真不二法門。」前有三十一位菩薩說法，是「以言顯義」；文殊大士說法，是「遣言顯義」；維摩詰默然不言，是「無言顯義」。雖境界不同，其相同的是一究竟的真理，非是語言、文字、形象、意識所能表達理解的，故古德說：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」

須菩提有一日，在山林靜坐，忽覺有人在空中散花供養，便問：「誰在散花？」天人答：「帝釋。」再問：「您為何散花？」帝釋說：「因為您般若空理說得妙，所以我來散花供養。」須菩提說：「我默然靜坐，本無有說。」帝釋回說：「您既無說，我亦無聞。」此公案，便是“無言顯義”最佳的例子了。

有人常問：「什麼是佛？」、「什麼是法？」、「什麼是道？」、「什麼是心？」、「什麼是悟？」……東問西問，卻不問：「問的人是誰？」老子說：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」一眼就可分辨別人如何，此為聰明人；但卻不及，真正瞭解自己的人。實為可惜！可嘆！可悲！

有僧人問桂琛禪師：「什麼是您最重要的一句法語。」禪師答：「如果我向您說，那麼一句，不就成了兩句嗎？」眾生往往多此一舉，自心是佛，何必心外求佛，只要息諸妄緣，不就明心見性嗎！

最後用一首《風鈴偈》來與諸位共參：「渾身似口掛虛空，不問東西南北風；一律為他說般若，叮叮咚咚叮叮咚。」風鈴掛虛空，隨緣任它來，聲聲說般若，無心者能聞，叮、叮噹、叮噹、叮叮噹、叮叮噹噹、噹叮叮、噹叮、噹叮、噹……